

翠袖乾坤

文潔華

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播映了一些舊電影片段，雜錦式的，包括一九六七年暴動時的新聞紀錄片。陳寶珠、蕭芳芳、胡楓、梁麗波、瀟芳肥」沈殿霞，《胭脂扣》裡的張國榮和梅艷芳……。我們都在從黑白到彩色的光影世界裡，回憶起陪伴自己成長的港片代表作。

研究香港電影的人認為不同的稱號：「粵語片」、「港產片」，「香港電影」，都指涉存在着差異的片種，但地方都在一個。在香港成長的人都會用記憶把這些電影串連，而其中的步伐是個人的成長，打破了時間的涇渭。但奇異地，這個晚上在頒獎禮上重溫電影的片段，內心感覺在紛雜無章的片段裡頭劃清了界線，截然分了過去與當下。

陌生化

這是一份不太良好的感覺。片中穿著制服的警察清楚地屬於舊香港；六十年代的港人在辛勤工作與學習裡依然穿著整齊，注意儀容，戰戰兢兢地地生活著。伴着爵士樂的霓虹燈璀璨地閃亮一片，香港人在沒有祖國的國度裡陶醉，放情表達、醉生夢死。奇異地電影裡的代表人物都好像不顧一切，激情此起彼落。到了黃秋生的《葉問》及吳君如的《金雞》，那份陌生感才又像鏡頭般zoom近了距離。

雖說藝術的創作性在於為現實帶來陌生感，電影原就是一個陌生化的過程，但我們跟香港電影向來是靠得這麼接近；如果看本地的影像出現陌生感，那跟電影的創作手法無關，而是跟現實生活裡的新舊世界有關。

近日看陳果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從旺角開往大埔的紅磡》，題材是香港電影十分罕見的陌生情景，但感覺卻是相識而親切……。

雙城記

何冀平

相傳天方國，古印度有神鳥名「菲尼克斯」，滿五百歲後，集香木自焚，而後從死灰中復生，美麗異常，不再死。此鳥被稱為百鳥之王，中國人叫它鳳凰。

風雨到鳳凰

華南連天大雨，香港五天雨沒停，就這一天沒落雨，得以乘坐已經取消過一次的飛機由廣州到達湖南銅仁，再坐五十分鐘汽車來到聞名已久的湘西鳳凰。當晚住在黃叔叔永玉的玉氏山房。玉氏山房在半山腰上，山名喜鵲坡，是湘西人當年放馬的地方，小孩子不准上去，那裡是青年男女幽會談情的地方。玉氏山房居高臨下，可見整個鳳凰城。已是夜裡十一點，山下燈火輝煌，沿着沱江，建滿新式水泥吊腳樓，每座樓都閃爍着耀眼光，時尚的「迪斯科」「搖滾樂」放到最大音量，大到山上都能聽見。從小就讀《南行記》，沈從文先生對他的家鄉鳳凰是這樣描述的：「若從一百年前某種較舊一點的地圖上尋找，當可有黔北、川東、湘西一處極偏僻的角隅上，發現一個名為『鎮竿』的小點，那裡同別的小點一樣，事實上應當有一個城市，在那城市裡，安頓下三五千人口，就是鳳凰古城。」玉氏山房裡掛着一幅六十多年前的鳳凰城照片，緩流的沱江，沿江是黑色木結構的吊角樓，也有茅草房，沱江的迴瀾處有一座飛簷翹首的小樓，名為奪翠樓，靜靜地望着江水東去。

第二天，依舊落雨，吃過早餐就忙忙下山去看鳳凰城。黃叔叔囑咐「小心錢包」。從一條鋪滿石板窄得只能過一個人的小路上一路下山，十多分鐘就來到古城。當年的窄街已經

古今談

范舉

教學絕對是一門新興的產業。內地的服務業將會在一年之內，大幅度開放。香港的大學名額不足，整個教育制度採取了「一試定終身」的篩選模式，結果造就了大量失敗挫折的青年，扼殺了香港的未來一代的創意和積極性。解決的辦法，當然要鼓勵私人辦學，和公立學校進行競爭。然而，在香港辦教育，地價昂貴，生活水平也非常高，私人辦學的學費貴族化，根本不能適應中下層的需要。香港主管教育的人，有一個盲點，就是學校一定要設立在香港境內，絕對不可以建立在深圳河以北的地方，自己綁住了手腳。

有人計算過，如果在深圳河以北興辦私立的小學中學和大學，使用國際的或者和香港的課程，就一定能大大降低。但是教育當局，諱規諱隨，不可能有太大的解放。現在，美國和英國的教育機構，紛紛和內地的的大學進行合作，由美英的學校設計學習課程和考試，其考試成績獲得美英大學的承認，畢業生可以直接升讀美國英國的名牌大學。有人計算過，國際學校小學到中學的寄宿費用，大約是八千元左右，不少教師都是外國聘請來的教師，學生可以過集體的生活，不再成為菲傭帶大的嬌生慣養的小公主或者小王子，有利於全面發展。如果香港向這些國際學校或者外國大學在中國的分校買位，其成本肯定大大低於在香港增加大學的學位。因為香港教師工資的成本為英國的三倍，屬於勞斯萊斯級的成本，但香港的師資水平，卻是有目共睹。三年之後，中國沿海省份的國際學校或者外國大學分校，好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

內地吹起了國際學校之風

隨着內地教育事業的進一步開放，香港的青年一代，將會向北看，前往內地升學，這樣比較將子女送到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留學的成本，便宜一半以上。近年來，香港的教育事業，取消了中國歷史必修科，不再背誦唐詩和古代的散文，接着又取消了國民教育。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也有人說，這正是殖民教育根深柢固的表現。

當然，有人送子女到外國升大學，最大的目標不是受教育，而是希望子女將來在外國獲得綠卡，移民外國。但是，有一部分學生家長卻有另外的想法，如果子女到了英美留學，接着做了外國移民，就不會回到香港，晚年就沒有子女在身旁了。移民外國問題，其實是一個對中國的前景這樣的問題，如果相信將來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世界發展最快的地區就在亞洲，就一定會把孩子留在香港。

最近這幾年，在外國留學的香港留學生，百分之六十沒有辦法在當地找到工作，最後還是要回到香港。因為最好的發展個人事業的機會，就在香港，就在中國。

花見陽明山

「看，那邊，是櫻花呢。」有人興奮地喊了起來。

車子繞着山路慢慢往上開，山道兩旁皆是山和樹。每個轉角都有大片大片的姹紫嫣紅迎面而來，嫵媚多姿，絢麗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之前在蓮田餐廳吃飯，主人告訴我們陽明山是台灣的大型自然公園，氣候溫和，一年四季有花開。梅花、茶花、桃花、水仙花、櫻花、李花、海芋花、杏花等。春天的賞花期是在2月21日至4月5日，在這一半個半月的花季期間，漫山遍野，百花盛放，慕名到來陽明山看鮮花爭妍鬥麗的海內外遊人多達兩百萬。

我們正逢燦爛的花季，導遊指着巴士外頭說，這裡人稱「草山春色」，是台灣十大美景之一。原來陽明山國家公園在滿清統治時代，因盛產硫磺，官府擔心有人匿藏在樹林間盜竊硫磺，於是定期放火燒山，結果整座山不是光禿禿，便是只長五節芒，大家省略了芒草的芒，稱此地「草山」。1950年，蔣介石為紀念明代學者王陽明，將「草山」改為陽明山，山上並立有王陽明塑像。

細雨紛紛的春日，太陽時隱時現，園裡的萬紫千紅在召喚車上的遊人，一下車但見廣場邊的巨型「花鐘」。以綠草為底，遍植五彩繽紛的不同花卉，整點即播放悅耳音樂的花鐘，是陽明山知名地標之一。

背着花鐘照相，抬頭便看見，不遠處的山坡上，密密植着櫻花樹，這時一團團粉白，一簇簇排紅，兀自綻放和凋零。那喧囂又恬靜的盛開和墜落，那熱烈無比卻不出一點聲息的強烈衝突，教我雙手掩着嘴巴，不敢開口，深怕被震撼的心

標準，說完又加一句日語SAKURA。我沒有回話，拿起相機，不停地拍攝。那個時候攝影需用菲林，過後尚要沖洗，才能見到相片的效果。阿肯不是嘲笑，只是好笑：到了布查特花園，有更多更美的花。他說得沒錯，只不過，那些花，不是櫻花。

之前，一心認定看見櫻花的地點，是在東方的日本，卻在位於西方的加拿大和櫻花首次相會，從此益發相信緣分這回事。

這趟台灣行，世界華文作家交流會，安排在三月，非為櫻花來，卻又巧逢櫻花在盛開，這份因緣際會確實難得。只因邊開邊落的櫻花，怒放姿態僅僅數日便開到荼蘼。俗語的「櫻花七日」，說的正是花期之短暫。櫻花離樹後，要再看花，就等明年三月再來吧。只不過，重來的時候，惆悵的是，那花不是這花呀！

阿肯說了SAKURA，車上便有人唱起日文版的「櫻花歌」。譯為華文的歌詞和曲調一樣充滿悵惘：「櫻花呀櫻花呀，陽春三月晴空下，一望無際的櫻花叢，花似雲朵似彩霞，芳香無比美如畫，去看吧去看吧，快去看櫻花。」

去看吧，去看吧，快去看櫻花，一再催促聽歌的人，別再拖延，別再等待。紅色、白色的櫻花在空中緩緩飄蕩，翩翩起舞，一個轉瞬，似錦的繁花萎頓在地上，鋪開一條紅白的花地毯。

樹林裡的瀑布是美的，若有似無的小雨飄灑着，遊人不多，靜謐得可以聽到瀑布的嘩嘩聲，水邊的空氣極其清新，大家都捨不得離開，然而心裡牽掛着山坡上那些璨璨發亮的櫻花，拍過幾張照片便循着原路下山，半路在亭子間休息時，遇到很小很小的蜥蜴爬在竹子欄杆上，有人說不是蜥蜴，是變色龍。它卻沒有變色給我們看，聽到人聲說話也不吃驚，似乎小得還不懂害怕。一路下梯階，時雨時晴間，竟有蝴蝶在花叢中飛舞，聽說陽明山有蝴蝶130種，其中有些是獨有

的。白色有黃花點的蝴蝶，很像我平時在自家花園晨運時遇到的那種，應該就是很一般的牠們了，從來不相信自己運氣有那樣好。

遇到櫻花季，已經是最好的運氣，「在櫻花樹下，沒有陌路人」，都是愛花才來此相聚。櫻花樹下的人，不停不停地按相機，芳華如此易逝，人們在替櫻花焦急呀。

日文有「花見」二字，意思是在櫻花樹下舉行露天的賞花大會。每到春天，日本人不忘安排「花見」儀式，提醒人們「當下即是真」，珍惜眼前花，也珍惜眼前人。步履緩慢地穿過繁華輝煌的櫻花樹，所有的良辰美景，永遠都稍縱即逝，流連忘返的人們，唯有不斷地回頭。

人們替櫻花感歎，粉白緋紅的花兒，卻悠然自若地開着，落着。

空氣中飄浮着一股濃郁的花香味，一切如夢似幻，那如雨的花瓣，還在墜落，落在身上，眷戀着，捨不得掃落，拎在手上思量，帶不帶走呢？終於放下。

雖然倉皇匆忙，總算沒有錯過這一場櫻花的開落，這就已經足夠。

等到全部的人上車，導遊把下一個節目告訴大家：北海岸的風光在期待旅人的到來。從陽明山經過金山再到山門，接着到淡水晚餐。

車子往下山的路開去，有人在車上喊着：「看，那邊也有，也是櫻花呢！」



■陽明山的櫻花。

方寸不亂

方芳

朋友在油麻地上海街經營涼茶店，年前以五、六百元買下鄰舖。二、三年間舖位竟升值至一千五百萬元，升值所賺的，比他賣十年涼茶收益好多倍。

「買舖致富」，似乎是一個神話了。這種神話故事，已由市區向新界擴散，上水、沙田、屯門、荃灣、元朗的舖位不斷升值。貴舖的出現，離不開零售業的支撐；零售業的興旺，又密切關聯遊客；而香港遊客增長最多的，又是內地客。

據統計，去年來港短暫停留的內地旅客，按年升幅達兩成，該類旅客為了不在香港過夜，選擇到鄰近內地的新界區消費，有長遠眼光的商戶，早已向新界區滲透。荃灣鐵路線相當方便，深圳客來到荃灣不需一小時，即日來回十分方便；反之，我們由香港南區坐巴士到太子，差不多也要一小時。

最近有地產資料披露，荃灣眾安街錄得金舖半年搶四

演藝影

小蝶

這兩個月來，我看了兩個版本的《茉莉小姐》舞台演出，兩個劇的演出風格截然不同。《茉莉》劇是著名劇作家史特林堡於一八八八年寫成的經典名劇。在這個獨幕劇中，茉莉小姐在一個慶祝仲夏夜來臨的晚上，經歷了與僕人Cecilia跳舞、調情、發生關係，到欲與他私奔卻彼此發現原來花的無緣，男的無情的真面目，再到步上自殺之路。二人在權力、情慾、階級之上的鬥爭就在這短短數小時內經歷，舞台上的演出時間亦只有一個半小時之短。

香港演藝學院的版本與原著的大致相同，故事發生的背景是瑞典一個莊園的廚房。男女主角穿著的都是十九世紀的歐洲高雅服飾，二人之間的矛盾來自性別、權力、階級之爭和情慾。佈景師將廚房設計成一個在舞台中央凹陷下去的正方形，象徵茉莉小姐的伯爵父親的大衣和皮靴則放在圍着正方形的台邊，彷彿在俯視監控着被困在空間中的二人的舉動。

兩齣《茉莉小姐》

這是一個由學生演出的製作。學生演出經驗淺，要駕馭這樣複雜的角色並不容易，但我相信他們很珍惜這個機會。另一個版本則來自南非的專業劇場工作者，是香港藝術節今屆的演出項目之一。導演在男女主角多種矛盾之上再加上另一大議題：種族。劇情簡介最能點出全劇最大的特色：「在慶祝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之後的自由日，一個高尚的白人家庭裏，女兒茉莉小姐和其黑人僕役約翰發生了一段一發不可收拾的孽戀。一段超越階級、種族、膚色的純真愛情，最後還是敵不過摧毀人心的政治宿命：將故事放在南非這個因種族隔離政策遺留很多問題的土地上，主僕在熱騰騰的南非、高溫的廚房、燙熱的政治不安環境下，悲哀及絕望的氣氛瀰漫……」

此劇將十九世紀末變成二十世紀末、瑞典變成南非、仲夏夜變成慶祝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之後的自由日，茉莉小姐身上的高貴晚裝變成今天街上隨處可見的少女便服、男僕由白人變成黑人（Cecilia黑人廚娘未婚妻變成死守國土的黑人母親，一名老黑女人在嘆詠着黑人之歌：「整齣劇因而被賦予更多一層的意義，將南非獨有的種族隔離政策下引起的一層悲劇，一個為於百年前的歐洲劇本展現現在世界多個城市的舞台之上。導演為舊劇本注入新的元素、活力和意義之同時，亦將兩個相隔百多年的時空互相呼應。

搶舖

鋪的紀錄，目前該街道的珠寶金行約佔八分之一。荃灣金舖的生意真的這麼好？最近倒有點明白了。朋友中一對年輕人辦喜事，往銅鑼灣金舖買婚戒，店員見面額不大，態度頗為冷淡，與招呼自由行顧客兩副面孔。年輕人一氣之下，轉往民生區荃灣的金舖連鎖店選購，客以稀為貴，卻得到熱情款待。一對準新人說，商業區店舖的貨色，可能款式選擇較多，但民生區的連鎖店，品質也是有保證的。

去年到荃灣行走較多，新型商場林立不在話下，上述的眾安街，文具店、五金店、西餅店、茶餐廳、雜貨家品店仍較多，川龍街市食品價格便宜，老香港在荃灣眾安街走一天，既有親切感，又多有收穫。然而今天走在眾安街，除了珠寶金行越開越多，面向自由行消費的影音店、找換店、化妝品店、藥房等……竟也佔了該街道的四分之一。

小店被淘汰，已不是商業區的現象，這種香港消費模式一體化，已經在其他民生區鋪開了。

此山中

邵達智

「齊整」是一款比較古老、不合時宜的讚美。祖母那輩常用，母親那代管用，我們這一代漸稀；齊整，是今人不擅欣賞的美態。

這女孩真的很齊整，守着千年瑤家石頭拼青磚老屋，木門後火塘邊，以木棧作書桌做功課，寫的字粒粒似珍珠，很齊整。穿着傳統粗布靛藍色衣裝，腰間米白色腰帶，跟現代劃清界線，乾淨頭髮束到腦後，黑白分明清水一般的眼神，與幾分羞澀笑容完全一致。

遙見「文明」

讓客人品嚐自家製米酒是一份尊敬，細心用溫水潔淨陳年呈裂痕飯碗，盛酒雙手奉上……拿起相機向她拍照很沒禮貌，除了拍照想不出另一款更能表示既欣賞又能保留這片眼前風景的動作。青春小鳥飛去不回來！她，她的生活狀態，千年古瑤寨往後大勢所趨的命運。回頭，在當今世代，移形換影的動作未免太速太快，拍照保存也是一份尊崇。

舊時去摩洛哥，去以色列，菲林及沖曬非常昂貴的年代，每按一下快門需慎重考慮，咔嚓一聲換來一去不返人面衣地貌，不久的將來都會變作旅遊主題公園，每次重回舊地空餘惆悵，好運會將舊時風景拍下。末了，要求女孩用二十元交換兩隻他們吃飯人客喝酒的老碗，半刻沉思後，閉閉雙手傳來兩碗，卻拒絕回報。當然，我明白二十元大概可以換回二十隻新淨飯碗不止；我只想留下的是那個人那個地方及他們沉澱的生活小小歷史。

走出小巷，想起她說每天走一個半小時上山課，末了再走一個半多一點點（往上爬總會較辛苦）回家……回頭，從口袋掏出幾百塊，雙手奉上，跟她說：買書的，好學生多添幾本好書好好讀！當然，她不想接受。

勸說：叔叔鼓勵你讀書，你字寫得齊整。爾後思考：讀書，城市「文明」的前途是否人生最高尚的出路。連南山鄉，南崗路上碰到壯族及瑤家嫗嫗們牽幾頭老小小黃牛，肩挑一擔擔整齊柴枝在夕陽西下回家途中，舉起相機咔嚓，對老者的敬意相等這位勤力持家兼做功課的乖巧少女，他們都活得充實。

書讀得多不一定高深，如果分辨是非明白道理與待人接物的做人基礎也未能梳理齊整。那書，等同白晝。走在香港的路上，地鐵上、公車上、甚至學校門口，含着香煙、操着一旁聽見也難為情的髒話、穿着校服男女學生，跟遠山山鄉少女近齡，「文明」程度相距未免太遠。數百元獎勵書簿，很淺淺，她齊整印象與連南遠山的回憶，很深。